

飞雪迎春至，飘飘洒洒的大雪渲染着年味。过了腊八就是年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会让我们想起老家浓浓的年味，一个堆起的雪人会让我们重温童年的欢乐。雪花一片一片在天空飞舞，记忆的浪花一朵一朵在脑海浮现。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总是藏得很深。大寒节气到了，雪会勾起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本期特意组合怀旧和雪花的专版，祝读者冬安！

# 雪花勾起往日情怀



徐志学

## 老家的雪

王童心

妈妈的老家在十堰一个叫凤凰的山村，老家的雪是猛烈的，又是柔和的；是刻意的，蓄谋已久的；又是毫无征兆的，随性的……

每年进入腊月，天气渐冷，家门前的两棵石榴树，密密麻麻的黄叶落满一地。倔强的柿子树虽还挂着几个我们不忍摘下的果子，可那黝黑的枝干仿佛冻僵的手臂……有时，只是刮了半天的狂风，雪就落了下来，却只似白色碎屑，细碎、稀疏、不急不躁，不知什么时候悠悠地飘下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又悠悠地停下，房上、树上、地上没留下一点痕迹，像是一个柔柔的，撑着油纸伞的，丁香一样的南方姑娘。

进入腊月，老家的雪就像一个粗犷、豪放的西北汉子吼着信天游，一骑白马绝尘而来，有凛冽的寒冷，亦有重逢的欢喜。

家乡本来就是小山村，山自然多，连绵起伏，巍然屹立，一场粗犷、豪放的雪落下，更显得气势磅礴。天是白的，地是白的，耸立于天地之间的山峰被雪覆盖，也是白茫茫的。阳坡和阴坡享受的日照不同，因此那山也不一样。有些地方被铺就成厚实浓重的白，有些地方被皴染成浅淡空灵的白，有些地方黑白相间，薄薄的白雪间露出松柏黝黑的枝干，像超凡脱俗的山水画大师正举起画笔，挥毫泼墨，像文采斐然的诗人慨然歌唱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”

雪停后，会出太阳，那金色的光芒照在山顶，发出灿烂耀眼的光。阳光依然干净，雪花依然干净，山依然雄伟，世界仍在长久深情中慢慢往前走。

山下就是田地，大部分是菜园。如果说雪中的山是“诗和远方”，那么雪中的菜园便是人间烟火。即便被大雪覆盖，大白菜仍抱着团稳稳扎根在沃土中。过冬的萝卜，被聪明的人提前拔出，径直在菜园里挖出大土坑埋下，可以保存到春天。将柔弱、细嫩的香菜轻轻拔起，拍拍她们额头的雪，发现一点也没冻坏，似是雪中奇迹。觉得这耐寒的菜，和老家的人一样质朴而坚韧。

雪后，老家总有一盆火，不是柔柔淡淡的炭火，是用大块的木柴、树根烧的一大盆火，名副其实的熊熊烈火。烤火是老家雪天里最有仪式感的事情。那火实在燃烧得太旺，离得太近便烤得脸疼，离得太远那热浪又在寒风中消逝了。于是，一家人不远不近围成一圈，一边烤火，一边唠唠家常，逗逗孩子。

老太太、老太爷总是拱着手坐着，拐杖立在靠背椅的后面，他们不言不语，对家人热闹的言语却听得最为专注，眼角眉梢重重褶皱间都是暖暖的笑意。他们最盼望我们回去，却又最替我们着想。每次我们要离开时，老太太、老太爷总是轮番劝说：“再坐一会儿啊”“吃了饭再走啊”……

有一次，我和妈妈临时起意回去看望他们，他们十分惊喜。然而，不一会儿，见天空飘起了雪花，老太爷便催促妈妈：“你们快回去吧！”妈妈笑着说：“爷爷，不急啊，我们再坐一会儿。”可是，没过几分钟，老太太、老太爷又催促我们回家。我不解地问妈妈：“老太太、老太爷每次都舍不得让我们走，留了又留，今天怎么一直催我们走呢？”妈妈悄悄地说：“因为下雪了呀，他们见我自已开车回来，肯定担心雪大了，我们回去的路上不安全。”

记得后来，那稀稀疏疏的雪又停了。“那就再多待会儿吧。”妈妈说。一听此言，老太太的脸笑成了一朵花。

腊八节，老家又下雪了。吃着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看着雪花一片片落下，我觉得那不只是雪，还有暖暖的爱意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冬天气温比现在低，要冷得多。一下雪，到处冰天雪地。冰雪在我们眼里，是那么洁白美丽，能给我们带来无限乐趣。

冬天来了，大地被冰雪冻住了。我们在结着几寸厚、能站人的冰面上，比赛打陀螺。几个人或十多个人，排成一排，人人手里一只陀螺，一根用于抽打陀螺的鞭子，领头的一声令下，那一排陀螺霎时就在冰面上高速旋转起来。

从冰面的这一头打到那一头，往返几个回合，中间不许停顿。有不小小心把陀螺绊到脚上停下来的，有用力过猛陀螺飞奔出去的，有鞭子把陀螺打得歪斜不稳骤停的，有鞭子抽几下没抽到陀螺上的，都会被裁决为失败，到最后陀螺还一直在正常运转的方为赢家。领头的就把大家带来的“美食”——一把瓜子、一撮花生、一个烤红薯或一颗水果糖作为奖品赏给他。大家其乐融融，比赛完毕稍事休息后，又进行下一场比赛，乐此不疲。直到有家长叫孩子回家吃饭，玩的人太少才慢慢停下来。

有时也比赛用石头砸冰面，看谁的力气大，谁砸的冰窟窿大谁就是赢家。

那时雪下得比现在大，一下雪，树上、屋顶上、山坡上到处白茫茫一片，可谓粉妆玉琢。下雪了，我们就打雪仗。几个人、十几个人群打，或一对一打。力气大的孩子捏的雪团就要大一些、紧一些，力气小的自然就小一些、散一些。

打雪仗时，一边用手、用帽子拼命护住自己，一边瞅准时机进攻别人。一时间，衣服上、头上到处是雪，白白的。有的脸上甚至眉毛上都是雪，简直成了白胡子老头儿。小伙伴的手冻得红通通的，像地里的红萝卜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喊冷。我们在雪地里兴奋地来回奔跑、跳跃、叫喊，有的还出了汗，脸像红苹果一样。天虽冷，但心里就像有一团火，热乎乎的。直到玩尽兴了，才会停下来。

有时也比赛堆雪人，看谁堆的雪人大，看谁堆的雪人更像真人，看谁堆的雪人在雪地里保存时间长。小伙伴们费尽了心思，把雪人捏得紧紧的，用墨水或黑炭给雪人涂抹上“眼睛”“头发”，给雪人穿上旧衣服，头上戴着帽子，颈脖子上围着红布带当围巾，还有赶时髦的用红墨水给雪人嘴巴涂上“口红”，手里拿着扫帚，真像一个在雪地里忙碌的人。

看，那一尊尊雪人，或高或矮，或胖或瘦，或坐或站，挤在一起像在聚会呢！好像在说，是哪些多事儿的人把我们请到这里来的呀？

雪后天晴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，吊着一排排细长的凌冰条，也叫“凌冰吊”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是那么洁白美丽、晶莹剔透，宛如一串串珍珠玛瑙。我们就拿着竹棍小心敲打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

不同的人敲击，用力不一样，手法不同，发出的声音也就不一样。屋檐下，一群伸长脖子、捂着耳朵仔细辨别声音的小伙伴，貌似一群大音乐家在侧耳倾听、鉴赏、品味。听！大胖敲击的声音太响太重，瘦小个敲击的声音太轻太柔……一不小心，整个凌冰条被敲下来，就会有小伙伴大声嚷起来，责备不该把这美好的事物毁坏了，好像那个“失手”的小伙伴是个十足的“败家子”。

有时，小伙伴们会把凌冰条当冰棒，放进嘴里细品，清凉爽口，用牙一咬“咯嘣”一声，慢慢滑进肚里，一丝清凉入喉。

池塘结冰了，在阳光下，明晃晃的，吸引着咱们。年少的我们不知道冷，用手把冰块小心翼翼地端起来，看谁的冰块大，看谁的冰块最像镜子。找一处墙角或土坎，把冰块靠在那里，仔细端详“镜子”里的自己或小伙伴。

“真的能看到！真的能看到！”我们大呼小叫，引得过往路人驻足观看。

有一处长斜坡，被我们充分利用起来，当成了滑雪场。那斜坡有点背阴，雪不容易融化。我们就到斜坡的最高处，蹲下来双手抱头、双脚并拢，用力一滑，就从斜坡上溜下来了。时间一长、次数一多，那斜坡被我们滑成了一面光滑的“玻璃栈道”。如果身子没蹲好，滑到斜坡边，就会摔跤。如果有小伙伴从后面用力一推，那滑下去的速度就会更快，感觉更刺激。

下午放学吃罢晚饭后，斜坡上就热闹起来了，你方滑罢我登场，一个个在上面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滑雪比赛，欢声笑语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飘荡。

在斜坡上滑着玩，难免摔跤，要是不小心摔跤了，也不会哭，爬起来就是，雪地是松软的，摔下去也不疼。至于说，滑雪磨破了裤子、滑坏了鞋子，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。来年天气转暖，冰雪融化，就不能滑了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我们格外珍惜。现在回想起滑雪的无限乐趣，我久久难以忘怀。

大寒将至，难忘那些冬天飘雪的日子。